

<<蒋勋说唐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蒋勋说唐诗>>

13位ISBN编号：9787508631974

10位ISBN编号：7508631978

出版时间：2012-1-16

出版时间：中信出版社

作者：蒋勋

页数：2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蒋勋说唐诗>>

内容概要

本书中，蒋勋用十个章节来讲述他心中的最精彩的一百首唐诗，他心中最好的唐朝诗人，从魏晋到晚唐，从文学到美学，从张若虚到李商隐，充满诗意，充满禅机，娓娓道来，好看，好读，好美。

唐代是“花季”，是诗的盛世，是一场精彩的戏，诞生了诸多伟大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

<<蒋勋说唐诗>>

作者简介

蒋勋，一九四七年生，福建长乐人。
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后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
一九七六年返台。
曾任《雄狮》美术月刊主编、东海大学美术系主任。
现任《联合文学》社长。
其文笔清丽流畅，说理明白无碍，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著有小说、散文、艺术史、美学论述作品数十种，并多次举办画展，深获各界好评。
近年专事两岸美学教育的推广，他认为：“美之于自己，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而我用布道的心情传播对美的感动。”

<<蒋勋说唐诗>>

书籍目录

第一讲 大唐盛世

诗像一粒珍珠
唐代是诗的盛世
新绣罗裙两面红，一面狮子一面龙
菩提萨埵与水到渠成
文学的内容与形式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诗人的孤独感
游牧民族的华丽
唐诗里的残酷
侠的精神
唐朝是一场精彩的戏

第二讲 春江花月夜

唐朝是汉文化一个短暂的度假期
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
生命的独立性
与道德无关的生命状态
何处春江无月明
空里流霜不觉飞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宇宙意识
对虚拟性的肯定
愿逐月华流照君
更大意义上的归宿
交响曲的结尾
交响诗乐章

第三讲 王维

政治带给王维的恐怖经验
孟城坳、白石滩
“无人”的意境
山水中生命的状态
另一种生活
《洛阳女儿行》：贵游文学的传统
边塞诗
《少年行》的代表性

第四讲 李白（上）

诗歌的传统与创新
角色转换
青梅竹马
十四为君妇
定格
《蜀道难》

<<蒋勋说唐诗>>

其险也若此
浪漫诗的极致

第五讲 李白（下）

《月下独酌》

《行路难》

《凤凰台》

《将进酒》

《金陵酒肆留别》、《客中作》

诗仙和诗圣

《长相思》、《关山月》

送别和赠诗

《清平调》、《沙丘城下寄杜甫》

第六讲 杜甫（上）

梦李白

长安水边多丽人

《兵车行》

《石壕吏》

第七讲 杜甫（下）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律诗的极致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春望》

逃难的记录

离乱中的痛苦生活

第八讲 白居易

《卖炭翁》

关注百姓的古文运动

《新丰折臂翁》

大胆批判社会

文学和生命的两个部分

《长恨歌》——本事

《长恨歌》——梦寻

《琵琶行》——音乐

《琵琶行》——深情

第九讲 李商隐（上）

唯美的回忆

幻灭与眷恋的纠缠

繁华的沉淀

抽象与象征

想见时难别亦难

花下醉

人间重晚晴

第十讲 李商隐（下）

《锦瑟》

舍弃眷恋？

生命的荒凉本质

<<蒋勋说唐诗>>

寻找知己的孤独
典型情诗
兰台应官前的故事
泪与啼
晚唐的生命情调
李商隐诗的神秘感

<<蒋勋说唐诗>>

章节摘录

第二讲 春江花月夜唐朝是汉文化一个短暂的度假期我们看到一朵花开放，非常灿烂、非常华美，可我们大概没有办法了解一朵花开放的辛酸，它那么渴望生命完成的过程，它怎么去完成？

它经历了哪些冰雪、霜霰、风雨？

我们要看花的华丽，却不要看花得以完成的残酷，其实是不可能的。

残酷是我们自己过滤掉了。

我们抱着一个小宠物的时候，当然感觉不到残酷性，可是当我看到一个温柔的人，抱着一个小宠物，常常会有一种难过，因为这个生命其实已经被豢养为另外一种形式。

这也是一种残酷。

一个生命，只要有生态上的改变，必死无疑。

我们没有给它任何自由意志，我们也没有给它求生的可能。

农业文化到最后是相濡以沫的状况，当灾难来临，你会感觉到巨大的无助、无奈，生命个体的强度也无济于事。

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矛盾之中，就是生命的个体强度跟群体的相互依赖感之间常常找不到平衡。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唐朝？

很可能是因为群体的依赖感到了一定程度，个人的潜能已经无法得到释放，所以唐朝出现了。

唐朝调整了一下历史的角度，给个人以空间，武则天、唐太宗、李白这些人得以出来。

不用担心个性的释放会给社会造成大紊乱，接下来的宋朝又会回到农业伦理。

我们不必去骂唐朝的人，宋朝以后武则天跟李白被骂得很惨。

这些人被认为目无纲纪、无法无天，因为宋朝重新出现了土地依赖的关系，它自然用这种角度去看待唐朝。

唐朝为什么会带给我们感动？

因为唐诗里有一种灿烂与华美，同时我们也知道这只是在美学上做了一个平衡跟提醒，不必担心在现实当中会产生某些副作用。

唐朝是“负”，而不是“正”，我们文化的正统还是农业伦理。

唐朝就像汉文化一个短暂的度假期，是一次露营，人不会永远露营，最后还是要回来安分地去遵循农业伦理。

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唐朝？

因为会觉得这一年回想起来，最美的那几天是去露营和度假的日子，唐朝就是一次短暂的出走。

我常常跟朋友们说，在农业伦理里受不了的时候就出走一下，去唐朝过两天再回来。

我一直觉得《春江花月夜》是初唐气派最辽阔的一首诗，希望跟大家交流这首诗所表现的真正的宇宙意识。

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的前四句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其中第一句的“平”和第二句的“生”、然后再是第四句的“明”，都是押韵。

每四句是一个韵，一共有九次转韵，全诗九段，有三十六句，三十六句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形式。

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琢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完美关系，终于实现了。

初唐时，还有很多五言、四言、六言夹杂的诗句出现，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初唐诗人王勃，他最有名的《滕王阁序》，我想大家在教科书里可能都读过，他写：“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关山难越”是四言，“谁悲失路之人”是六言，“萍水相逢”是四言，“尽是他乡之客”是六言，还是在用“四六”的形式，这是魏晋南北朝的诗人琢磨出来的规矩和结构，一直延续到初唐。

直到《春江花月夜》出现，我们看到一个很完整的七言诗的形式。

张若虚是一个诗作非常少的人，所以很多人对他的作品不熟。

<<蒋勋说唐诗>>

可是清朝人编《全唐诗》，提到《春江花月夜》这首诗，说这篇是“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这个人作品不多，只有一两篇作品，所以叫孤篇；“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是说比全部的唐诗还要好。

做诗人做到这样真是很过瘾，平时不轻易出手，一出手就是最好。

我基本上不把《春江花月夜》看做张若虚个人化的才气表现，而是强调初唐时期，人的精神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开始有一种扩大。

所以，我第一个想跟大家交换的意见是关于题目。

可能你们会听到很多地方用到《春江花月夜》，有一首国乐的曲子就叫做《春江花月夜》，其实它最早的名字叫《渔舟唱晚》，很多中国的画家画画，也爱给画作起名为《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好像变成了美好时光、黄金岁月的代名词。

张若虚写了这首诗以后，这个名称就延续下来。

大概在我的中学时代，有一部法国电影，翻译过来的名字也叫《春江花月夜》，好像是用这个名称来代表电影想要阐述的非常美好的时刻。

“春江花月夜”到底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会认为断句的时候应该断在“春江”两个字后面，然后下面是“花月夜”，我们在五言诗当中，习惯于“二”和“三”的关系，这样一来，就会发现“春”是在形容“江”，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春天的江水。

我们的语言比较复杂，不像西方的文字，动词、名词、形容词是不同的，我们通常一个字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动词，还可以是名词，一个人说“小孩子在尿尿”，这两个尿字当然不一样，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

用汉语写诗的时候，有时候常常由词性本身带来一种暧昧风格。

如果用五言诗来理解，“春江”就是春天的江水，“花月夜”的主词应该是夜晚，就是有花有月亮的夜晚，听起来挺俗气的。

可是汉语文学的有趣之处在于汉字本身一个字一个音，所涵盖的内容几乎形成了一个画面，而不只是一个词汇。

我觉得将“春江”理解为春天的江水，可能是一个错误。

最有趣的是，这五个字全部是名词：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

我将这五个名词形容为一首交响曲的五个乐章，整首曲子有五个主题，春天是一个主题，江水是一个主题，花是一个主题，月亮是一个主题，夜晚是一个主题。

五个主题在交错，它们中间发生了三棱镜般的折射关系，假设春天是一面镜子，花是一面镜子，江水是一面镜子，镜子中间产生了多重投射与折射的关系。

这首诗之所以迷离错综和意向丰富，是因为它的五个主题都是独立的。

生命的独立性在唐诗当中，生命的独立性是受到歌颂的。

在历史上，如果我喜欢武则天这个角色，跟她取不取得政权没有必然关系，而是因为我看到她对自己独立个性的完成。

《春江花月夜》之所以美，是因为它在充分的自我的独立性当中，才会去欣赏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跟它不同的生命状态。

这里面的美学意识非常现代。

二十世纪初，巴黎开始尊重每一个不同的生命。

一个女画家罗兰桑娇媚得要死，永远都是楚楚可怜，很娇弱的感觉。

有人喜欢她，有人不喜欢她，但大家都尊重她；另外有一个俄罗斯来的移民叫苏蒂纳，穷得要死，每天去做苦力，在码头上搬完东西，然后回家画画，他喜欢画被宰杀后的牛。

罗兰桑与苏蒂纳如此不同，可他们同时在巴黎，而且他们可以做朋友，认为彼此代表的是巴黎画派两种不同的美学。

唐代也有这样的特质，武则天在取得政权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障碍是作为一个姓武的，要去抢夺李家政权，李家自然会有反扑。

初唐时骆宾王写的《讨武曌檄》是很有名的一篇文章，骆宾王是初唐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人，我

<<蒋勋说唐诗>>

们不太清楚他心里想什么，因为他在帮别人写文章。

徐敬业要讨伐武则天，必须找一个人来写一篇文章，就像现在报纸的社论一样，表示自己是名正言顺地出兵去打武则天。

“檄”就是贴在墙上的看板、大字报，昭告天下说武则天有多坏，所以要起兵讨伐她，“檄”主要就是提供舆论支持的。

武则天作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执政者——我们今天用雄才这个“雄”已经有问题了，应该是“雌才大略”，她上朝的时候，让别人把这个檄文撕下来念给她听。

这已经是一个政治人物极大胆的作为，因为她至少应该先看一看到底人家在讲她什么，可是她选择直接让人念。

这篇文章写得很真实，武则天出身卑贱，“曾以更衣入侍”，“更衣入侍”就是在厕所里替皇帝换衣服。

在传统的农业伦理中，你的父亲、祖父是怎么样的，你大概也就差不多是怎么样的。

武则天根本就不在乎这些，这里面就有了现代伦理的因素。

武则天觉得文章讲得很对，可“我就是这样子，关你什么事？”

“文章一步一步地形容，到皇帝去世不久，武则天取得政权，“一抔之土未干”——皇帝坟墓上的土都还没干，“六尺之孤何托？”

“——一个已经长大，应该继承皇位的李家后代，竟然被废掉了。

其实“六尺”已经是大男人了，可“六尺之孤何托？”

“意思是谁来照顾他。

这里面的语言跟思想全部是农业伦理，因为按照农业伦理，皇帝死后，继承皇位的应该是他的长子，而这个长子竟然被废掉，由武则天来做皇帝。

可是武则天的个性中有孤独意识，有流浪、冒险精神，有来自游牧民族的个人生命“物竞天择”的部分，这与农业伦理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逻辑。

所以武则天听着听着，就开始赞美这篇文章，还问宰相是什么人写的？

宰相说是骆宾王。

当听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

的时候，武则天判断这篇文章会对老百姓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因为这两句诉诸于农业伦理中的忠孝，她觉得这篇文章真是击中要害。

她就遗憾地说，骆宾王这样的人才，宰相竟然没有招他入阁，这是宰相之罪啊。

我每次读到这段，都会有一种惊讶，武则天不觉得这篇文章在骂她，她从执政者的角度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骂武则天的部分是可以抽离掉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骆宾王有骆宾王自我完成的方式，武则天有武则天自我完成的方式。

武则天在自己的孤独当中，会欣赏骆宾王的孤独，而不是处于对立的状态。

在现实当中，事关政治的争夺；可是在美学的层次上，每一个生命都会欣赏另外一个生命，这才是花季出现的原因。

所谓的花季，就是所有的生命，没有高低之分。

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这些存在于自然中的几个主题，偶然间因缘际会发生了互动的关系，可它们又各自离去。

它们是知己，它们也是陌路。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王维《送别》）他们总是在路上碰到人，就喝一杯酒，变成好朋友，然后擦肩而过，又回到各自的孤独，这里面没有一点小家子气的生命意向。

空里流霜不觉飞《春江花月夜》为什么影响力这么大？

因为这是初唐诗中最具有典范性地将个人意识提高到宇宙意识的一个例子。

当生命经验被放大到宇宙意识，张若虚在文学技巧上又把漫无边际、天马行空的思想拉回来——“江流宛转绕芳甸”。

<<蒋勋说唐诗>>

他的面前有一条河流，“宛转”地流过“芳甸”；“甸”是被人整理出来的一洼一洼的圃，就是田。为什么叫“芳甸”？

因为不种稻子，不种麦，而是种花。

河流弯弯曲曲地流过种满了花的、散发着香味的土地，“江流宛转绕芳甸”将主题变成了“江”与“花”的对话。

下面一句是月亮与花的主题：“月照花林皆似霰。”

这首诗很好玩，一开始的时候是春天，江水在流，然后月亮慢慢升起，潮水上涨。

初春时节，空气很凉，夜晚的时候，水汽会结成一种薄薄的透明的东西在空中飘，也就是“霰”。

花有很多颜色，红的、紫的、黄的，当明亮的月光照在花林上，把所有的颜色都过滤成为银白色。

我们看到张若虚在慢慢过滤掉颜色，因为颜色是非常感官的，可是张若虚希望把我们带进宇宙意识的本体，带进空灵的宇宙状态。

“江流宛转绕芳甸”中的“芳”是针对嗅觉；“月照花林皆似霰”是针对视觉。

江水把气味冲散，月光把花的颜色过滤。

“空里流霜不觉飞”就非常像佛教的句子，这里的“空”刚好是佛教讲的“空”，可以是空间上的空，也可能是心理上的空。

春天的夜晚会下霜，可是因为天空中布满了白色的月光，所以霜的白感觉不到了。

这是张若虚诗中出现的第一个有哲学意味的句子，就是存在的东西可以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听起来很抽象，可是生命里其实有很多东西存在，我们常常已经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

比如死亡一直存在，可是我们从来感觉不到死亡。

“汀上白沙看不见。”

“因为沙洲上的沙是白的，月光是白的，所以汀上有白色的沙也看不出来，这句诗也是在说存在的东西，我们根本不觉得存在。”

开始的时候讲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非常绚烂。

可是这两句诗一下将意境推到了一个空白的状态。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一首完美的诗，首先需要结构上的精炼。

如果我们相信天才论，张若虚真是一个大天才。

不然就是时代真是到了水到渠成的阶段，这首经得起如此分析与探讨的诗才可能产生。

从“月照花林皆似霰”，到“空里流霜不觉飞”，再到“汀上白沙看不见”，就是所有的存在都变成了不存在。

“江天一色无纤尘”——江水、天空全部被月光统一变成一种白，没有任何一点杂质。

“空”就这样被推演出来了。

所有一切都只是暂时现象，是一种存在，可是“不存在”是更大的宇宙本质，生命的本质或宇宙的本质可能都是这个“空”。

不只是视觉上的“空”，而是生命经验最后的背景上的巨大的空。

“皎皎空中孤月轮”，在这么巨大的“空”当中，只有一个完整的圆，“孤月轮”就是一个圆。

听过美术史的朋友大概都记得，西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像蒙德里安这些人，一直在找几何图形的本质，与唐诗的状态非常像，就是追问到最后宇宙间还剩下什么。

我们有时会讲到“洪荒”，洪荒是没有人的时代，没有建筑物的时代。

我们今天在高雄的西子湾海港，会看到风景，也会在刹那间看到洪荒中的高雄，或者被命名之前的高雄，在这个情景下，人被放到自然中去做讨论。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通常我们在现象当中的时候，只能讨论现象当中的相对性；可是当一个文学家、艺术家把我们带到了哲学的层面，他就会去问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也就是绝对性的问题。

“江畔何人初见月”，张若虚在公元七世纪左右，站在春天的江边看夜晚的花朵，然后他问，谁是在这个江边第一个看见月亮的人？

<<蒋勋说唐诗>>

这个句子字面意思一点都不难懂，可我们听到这个句子会吓一跳。

我们在任何一个黄昏在西子湾看到晚霞，如果问谁第一个在这里看到晚霞的？

那就问到本质了。

通常我们很少看到这种重的句子，因为这完全是哲学上的追问，他忽然把人从现象中拉开、抽离，去面对苍茫的宇宙。

我们大概只有在爬高山时，才会有这种感觉：到达巅峰的时候，忽然感觉到巨大的孤独感，视觉上无尽苍茫的一刹那，会觉得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这种句子在春秋战国出现过，就是屈原的《天问》。

屈原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之后就没有人再问了，农业伦理把人拉回来，说问这么多干什么，你要把孩子照顾好，把老婆照顾好。

汉诗里面会说“努力加餐饭”，唐诗里面的人好像都不吃饭，全部成仙了。

他们问的是“江畔何人初见月”，关心的不再是人间的问题，而是生命本质。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江边的月亮现在照在我身上，可是江边的月亮最早什么时候照到了人类？

这个句子这么重，所问的问题也是无解。

唐诗之所以令我们惊讶，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力量，也就是宇宙意识。

大部分朝代的文学没有宇宙意识，可是唐诗一上来就涉及了。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中的“念天地之悠悠”也是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如此巨大的、无限的时间跟空间里的茫然性。

我觉得茫然绝对不是悲哀，其中既有狂喜又有悲哀。

狂喜与悲哀同样大，征服的狂喜之后是茫然，因为不知道下面还要往哪里去，面对着一个大空白。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一步一步推到“空”的本质，当水天一色的时候，变成绝对的“空”。

生命状态处于空之中，本质因素就会出来。

这是《春江花月夜》第一段当中最重的句子。

这么重的句子出来以后，接下来怎么办？

神来之笔之后就是平静。

我第一次读这首诗的时候，读到这两句，就想张若虚下面要怎么收？

因为下面还有一大半。

其实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应该会停下来，不会再继续读下去了，我们会被诗人带着去想这个问题。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接下来给出一个非常平凡的空间，也就是回到通俗：“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是他完全用通俗性的东西来把“江畔何人初见月”这么重的句子收掉，第一个段落就此结束。

任何一个创作者写出一个惊人的句子，涉及哲学命题的时候，一定要用比较相反的方法再往回收，不然读者会没有办法思维。

“人生代代无穷已”，就是人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没有停止。

这是很通俗的句子。

唐诗好就好在可以伟大，也可以平凡、简单，因为它什么都可以包容。

如果选择性太强，格局就不会大。

比如南宋的词，非常美，非常精致，但包容性很小，只能写西湖旁边的一些小事情。

而唐朝就很特别，灿烂到极致，残酷到极致。

我们常说“大唐”，“大”就是包容。

今天如果我去做诗歌评审，看到“人生代代无穷已”这样的句子，会觉得真庸俗，可是张若虚敢用，因为他用的地方对。

“江月年年只相似”，江水、月亮每年都是一样的，水这样流下去，月亮照样圆了又缺，缺了又圆，是自然当中的循环。

下面一句又是一个让我们有点思考的问句：“不知江月待何人。”

<<蒋勋说唐诗>>

”其中的“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字，这里的等待是指江山有待，他觉得江山在等什么人。我们回想一下，当陈子昂站在历史的一个高峰上，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之所以如此自负，是因为他觉得江山等到他了，在古人与来者之间，他是被等到的那个人。

生命卑微地幻灭着，一代又一代，可是有几个人物的生命是发亮的，是会被记住的？

张若虚说“不知江月待何人”，里面有很大的暗示。

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春天，在这个夜晚，在花开放的时刻，在江水的旁边，他好像被等到了。

“不知江月待何人”是“不知”还是“知”？

接着前面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一同透露出的是唐诗中非常值得思考的自负感。

接下来是“但见长江送流水”，水不断地流过去。

自古以来，水被用来象征时间，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讲的就是时间。

在中国文化当中，水的象征性非常明显，一直代表着不断流逝的时间。

“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用水做象征，来表达这个意思。

“但见长江送流水”的张若虚，觉得宇宙间有自己不了解的更大的时间跟空间，刹那之间，他个人的生命与流水的生命、时间的生命有了短暂的对话。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一直都在为文学的形式做准备，但始终没有磅礴的宇宙意识出现，那么在《春江花月夜》中大宇宙意识一下被提高到惊人的状态。

<<蒋勋说唐诗>>

媒体关注与评论

蒋勋善于把低眉垂睫的美唤醒，让我们看见精灿灼人的明眸。

善于把沉哑暗灭的美唤醒，让我们听到恍如莺啼翠柳的华丽歌声。

蒋勋多年在文学和美学上的耕耘，就时间的纵轴而言，他可算为人类文化的孝友之子，他是一个恭谨谦逊的善述者。

就空间上的横轴而言，蒋勋是这个地域的诗酒风流的产物，是从容、雍雅、慧杰、自适的人。

——台湾著名作家 张晓风长久以来，弱势者视美为奢侈，不敢言美；利益者视美为夸富，役使糟践，美感已为GDP所牺牲。

直到经济转型，苦于品牌升级、设计加值之时，才回首茫然，心虚自卑，模仿失据，而先生却早数十年已藏宝救亡。

出之于小说、散文、艺术史、论述、绘画，苦心孤诣，重构民族美学与历史记忆，启蒙俗民生活中的感官审美享乐，献身为美的传道者，谦卑明亮，气象恢宏，给了我们欢喜感动与荣耀自豪。

——2010年台湾出版界“出版风云人物”获奖原因

<<蒋勋说唐诗>>

编辑推荐

在《蒋勋说唐诗》中，蒋勋给我们讲解唐诗的灿烂与华美，带领我们体验生命中的真与善与美，这将是一次愉悦的心灵出走。

唐朝为什么会带给我们感动？

因为唐诗里有一种灿烂与华美，唐朝就像汉文化一个短暂的度假期，是一次露营，人不会永远露营，最后还是要回来安分地去遵循农业伦理。

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唐朝？

因为会觉得这一年回想起来，最美的那几天是去露营和度假的日子，唐朝就是一次短暂的出走。

附赠蒋勋推荐阅读的一百首唐诗别册。

<<蒋勋说唐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